



新生代詩叢

白欄杆

李順驊

白欄杆

李順驊

新生代詩叢

香港國際文化藝術出版社

白欄杆

作者：李順驊

裝幀設計：汪春蕾

出版：香港國際文化藝術出版社

社址：香港灣仔港灣道華潤大廈4102, 41F

發行：香港青文書屋

承印：《現代攝影》雜誌社

印刷：中國環球（蛇口）印務有限公司

版次：一九九三年五月初版

定價：H.K.\$ 4.80

書號：ISBN, 962-469-050-8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與冰心先生合影

李順華詩集題辭

有容乃大

汪靜之

廿年九月十日

于田子好



高原踏歌

序	駱耕野	1
河灣之夜		4
山路迢迢		5
故居斷想		6
編		8
黃昏·嶺上		9
石 碑		11
蝴蝶泉		12
牧鴨小景		13
船 家		14
大理街天		15
洱海望帆		16
農舍風姿		17
大理石		18
村頭景致		19
河 畔		21
趕車姑		22
烏東懷想		23
榕江西瓜		26

幾處萍蹤

新疆交河故城		28
塞外畫意		30
漁家婦		32
渡 口		33
在澳門澳凼大橋旁		34
寫在澳門四面佛前		35
烟波致爽殿		36
吐魯番葡萄溝		38
屈原祠前拍照		39
天子山		40
在湘西無名渡口		42

馬鞍山	43
剡溪	44
深山一角	46
在華山東峰飲酒	47
故園	49
登華山千尺幢	50
三峽鳥	52
屈原像前	54
某寺廟之夜	55
旺角	57
港島夜色	58
尖沙咀	59
鯉魚門	60
金山嶺長城	61
夜航	62
太和城故址抒情	64
過黃州赤壁	67
遠行	69
夜飲	71
重逢	72
小巷	73
四月的童話	74
黑牡丹	76
咖啡廊	78
棋痴	80
梨花溝	82
思念	85
白欄杆	87
風景	89
給H	91

序

駱耕野

記得在一個雨夜，深圳青年雜誌社的張博等匆匆趕來我深圳的住處，爲了告訴我一個與我有關的發現。在長城大酒店歌廳，她們認識了一位居然酷愛詩歌的稅務官。非但如此，這位稅務官居然還知道我的名字；居然還在卡拉OK包房裏朗誦我的詩句。出于感動，她們已代我相約去南澳海濱會友。其實，我是早已“下海”的詩人。數載輾轉“江湖”，實不敢冒昧言詩。而深圳人情淡薄，環境喧囂，又欠缺文化感。這個都市新貴的魅力在于她繁榮的經濟，機會多，好“搵”錢。所以令內地移民們既失落又難以割舍。在這樣的地方，居然有仕途中人在燈紅酒綠中爲詩亢奮，的確也勾起了我的好奇。就此結識了順驊。

順驊是貴州人，他的老鄉——皮具廠女老板楊小娟小姐笑說他太“苗”。有朋友

去家裏找這位副局長，他正俯首寫詩。不禁調侃道：李生，外面炒樓花，炒股票，炒得熱火朝天，你這樣是不是與外面反差太大了一點？！而順驊依舊推敲他的詩作。在很久以前，我也曾看見一批批，一茬茬“爲詩顛狂”的文學青年，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就像出天花一樣，很快地渡過了這個“年齡病”。有的人甚至把詩視同人生的誤會。以順驊的年齡和閱歷，我不難想像他爲詩“幾近顛狂”的大學生涯。難怪他出身在苗嶺。

順驊更“苗”的是，他多年結集的詩著，不要國內書號，不求上架發行。他成集的目的，一是人生紀念，二是贈友。這使我不禁聯想到某些“詩人”。一旦壟斷了某個書號，首先就當仁不讓地在序裏給自己發“著名”帽子，也不管自己的東西會不會讓明眼人見笑。

像順驊這樣的“客座”詩人。寫詩只是他個人的癖好，或者，還可以追溯到他豪放的苗族血統。他的詩，自然不入“現代新詩潮”，他只以那些曾經撼動過他靈魂的形式，隨感而發，瀟灑吟咏。直到後來，我才知道在地處雲貴高原的貴州財院，當時有這樣一個與其說酷愛詩歌，勿寧說是以詩慰解靈魂焦渴的大學生詩人群。這裏，不知爲什麼使我聯想到貴州的另外一個擅長寫交響詩的優秀詩人……

順驊的詩，多系感遇性詩歌，出之天然，不事

雕琢。幾曾被自詡的詩歌貴族搞得太累的我，讀順驊的詩反倒有一種源遠流長的清新感。在他諸多的詩作中，我更喜歡他的情詩和懷古詩，如“在湘西無名渡口”：

我真的不想再去遠行
在這渡口在這疲憊的黃昏
也許從此便就範于你的誘惑
敞開心河讓你拍擊欸乃的槳聲

你只是一個無名的渡口
我只是一個寂寞的旅人
若說兩者的相遇是一種偶然
你就偶然渡我一段倉促人生

也許從此便就範于你的誘惑
敞開心河讓你拍擊欸乃的槳聲
哦，我真的不想再去遠行
在這渡口在這疲憊的黃昏……

形式上沒有特別標新立異的地方，却寫得有情致、有靈氣、有寓寄，耐人尋味。可見，靈魂的力量是經久不衰的。

順驊爲詩爲畫爲酒爲棋而迷，灑脫自在，也許就是我從心裏喜歡他，答應爲他作序的原因。是以爲序。

一九九三年七月七日于青島海濱

河灣之夜

今夜的月兒有優美的破碎
河灣被織成一面鑲銀的旗
誰撥琵琶音如訴，却
漫開堤畔無垠的沈寂
山巒如鑄鐵冷却一千年亢奮
沙灘上還坐着抽旱烟的老人
濃烈的往日在他嘴邊悠繞……
水，悄悄從時光的斷層中滲漏
幽結的恩怨早溶入地獄
有秀髮垂肩的河妖忽然醒來
說蒲松齡未收錄她的故事

山路迢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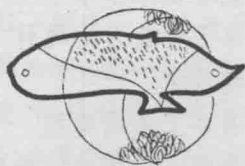
從先人的匆匆步履下宛延而來
在歷史的吵吵嚷嚷中伸展而去
用起伏的脊梁托出坎坷
讓每一個遠行者終身受用無窮
青草如潮，蕩一山蒼涼
向晚，烈風將棧橋吹得吱吱作響
終于必須在絕壁和深澗中
作一次嚴峻的冒死的選擇……
路啣，偏來倒去的任性的路
人啣，匍匐而行的寬容的人
漫長的希望在腳趾間滲血
拐杖的落點如征鴻赴沼
隊列，又逶迤漸去漸遠
空穀回音，那是誰的招喚

故居斷想

檐前的雨滴
輕敲着五百年祖傳的遺訓
苔蘚就這樣綠了厚了
綠了厚了如歲月的題材
倚一角日色
門邊做手工活的母親
用針綫縫合一個又一個意念
以細碎的花布拼她的黃昏

我便從這裏走去又走去
行進于人生的神秘和莊嚴
如烟。如雲。如
銅鐘撞擊在空曠的殿堂……
哦，牆壁的紀年駁落了多少軼事

故居的記憶仍定格在烏青的瓦棱
可是，一幅幅肖像早已褪色
任是丹青妙手，怎能補得



編

篝火旁談笑着剖竹削篾，
花籃在手中細細玩味、細細編，
等明日趕場挑去城裏，
換回辛勤勞動後的喜悅。

後生在一起少不了談論媳婦，
火光映紅一彎窺視的新月。
哦，只要花籃兜來了花的日子，
莫愁寨子裏飛不來美麗的彩蝶。

黃昏·嶺上

有牧童從深邃的溝澗走來
手中牽着乖乖的高原的黃昏
竹林中的畫眉鳥啼了又啼
啼溶了半圈暈紅的日影
旅人一聲沉重的喟嘆
跌在道上，被霧嵐悄悄濡潤
回首望三十年倏忽過去
嶺上的裸子植物仍那麼蔥青
那是誰？ 仿佛在殷殷喚你
瞬即却又無息無聲……



黄昏·嶺上（王福慶 武漢畫院秘書長）